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說卷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六十二 經部

孟子說卷三 宋 張栻 撰

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

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攻疾憒動之狀厥疾不瘳

性善之論蓋本於此以文義攷之實門人記録以為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也孟子所以道性善者蓋性難言也其淵源純粹可得而名言者善而已所謂善者蓋以其仁義禮知之所存由是而發無人欲之私亂之則無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人之有不善皆其血氣之所為非性故也以其皆有是性故

皆可以為堯舜堯舜者能盡其性而已滕世子聞是言自楚反復見孟子蓋雖有動乎中而未免乎疑也孟子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言天下無二道也因舉成覸與顏淵公明儀之語使之知古今之無間聖愚之本同人人可以勉而進也滕國雖小猶可以為善國亦在夫為之而已孟子所謂瞑眩之藥者欲使之舍其舊習遠法堯舜也人唯自棄以堯舜為不可及是以安其故常終身不克進獨不知己之性即堯舜

之性而其不能如堯舜者非不能也不為耳故顔子以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誠萬世之凖則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疏疏衰也之服飦粥之食飦粥糜粥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

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帝之欲薄其喪固為有戾於公理而景帝孝愛不篤遂廢先王之法滅人子之性流及後世以萬乘之尊居兆民之上而率天下以

薄不亦悲夫然攷滕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柢耶至景帝始顯然從易月之制而不疑蓋亦傳習之久不以為大變也嗟乎三年之喪人子至情而聖人制之以天理者也故孟子荅世子之問皆切其良心以告之世子聞孟子之言於宋而於心終不忘蓋

禮義本人心之所同然孟子之言有以感其所同然者也至於遭大變故於心有所不安而遣然友以問焉世子之資亦有可取矣孟子告之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夫人子之於親喪其至情深痛孰為而然哉其哭泣衰麻之節祭祀之禮凡以自盡而已苟惟知所以自盡則蓋有不待勉而行者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後謂之孝所謂禮者蓋不可以不勉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至於

庶人此所謂禮也然友反命而父兄百官皆不欲夫父兄百官亦豈獨非人子哉唯夫狃於故常安於逸欲而已其天性至此故以為吾先君莫之行而不可以反噫天下之事唯當其理而已矣前人偶未及此而後人幸而知之乃遂以為前之所未及者為不可反則是其失將相尋於無窮而後已耳不知後之人一旦能改以從是則非惟其事自此而正而亦得以蓋其既往之失是前人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喪祭從

先祖謂先王之時喪祭而言也先王之時喪祭皆有定制懼後世有所更張而荒墜也則曰喪祭從先祖且魯之先祖周公魯公也滕之先祖武王之庶弟叔繡也在當時所行皆先王三年之喪也若用喪祭從先祖之說則盡不反其舊乎後人既已廢其先祖之禮而來者方循已廢之失乃曰吾從先祖而已何其不之思乎大抵人心安於放肆故以反古復禮為難而不知克其私意求之吾心夫何遠之有世子雖有

好善之心而見理未明自信不篤故猶惑於父兄百官之浮議而復遣然友以問焉其病亦在於他日未嘗學問之故也孟子以謂不可以他求者蓋以為父兄百官之不欲亦在我有以率之而已矣於是引孔子之言以告之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吾有以先之故爾此草上之風必偃也又曰是在世子斯言欲世子立志為本而無事乎外也世子聞斯言也而曰是誠在我此志

一立而人莫能移矣世子之志立而喪紀明其感化已有可見者故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皆以為可而謂之為知夫百官族人何前日以為非而今日以為知蓋均是人也吾有是心彼亦有是心也吾有以先之則彼將從而感動矣非特百官族人四方之来觀者見其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而莫不大悅蓋天下之心一而已嗟乎自漢景以来易月之制案為國論而不可改堯舜三王之事則棄之不遵而文景

之繆則襲之無疑以晉武帝之慨然欲復其舊而沮其議者當時所謂名儒杜預輩也而魏孝文周武帝乃能申其事情而其品節居多可憾此為國之大經人倫之大節孰謂更歷世英明之主而獨不能乎良由父兄百官用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之論與夫喪祭從先祖之説有以沮之也嗟乎盍不深復於孟氏是在世子之言乎其亦無能以此啓告者乎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絞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

張横渠曰徹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

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什一之數楊龜山曰徹者徹也葢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内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

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

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首告之以民事不可緩也斯一言真有國之寶幾於一言而可以興邦者也周公七月之詩其所為諄諄懇懇如此者凡以民事之不可緩故爾所謂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之語蓋言農隙之時汲汲然治其屋廬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之故也下所言與告梁

惠王者同蓋其理之深切者也賢君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蓋恭儉則自奉養以節禮下則不敢以勢陵民而又取民以制什一之法所謂制也過乎此則為桀之道而不及乎此則為貉之道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者蓋欲為富則惟富之徇雖有害於人不顧卹也故必不仁為仁則以愛人存心其肯以富巳為事乎天理人欲之不兩立也言之可取雖陽虎亦不廢雖不以言取人而亦不以人廢言聖賢之公心也夏

商周之法或以五十或以七十或以百畝而皆以什一蓋五十畝者以五畝為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為助百畝者以十畝為徹是皆什一也徹之為言徹耕而通計之也助之為言借民之力助公上以耕也夏后氏之貢雖亦取其什之一而未免有弊者蓋校數歲之中而立之常制故也惟助法為精密使民出其力以治上之公田上之人收公田之入而已其多寡視歲之登凶與民同其豐歉也然而夏后之時其弊未

至如龍子之言也春秋戰國之際用夏之貢法而暴君汙吏虐賦於民故使民至於終歳勤動而無以養其父母見民之無以自養也則又稱貸之名以為惠而實取其倍稱之息以自益使老弱轉死溝壑而後已蓋先王之制本以仁民而後之所為祇以為富也成周之法蓋壊於春秋戰國之際然略有存者如世禄是也而井田之制則壊也久矣助法周人亦兼用之於野故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詩惟助為有公

田以見周之亦有助也夫上與民同其豐歉而民樂共其上之事故民之情欲先雨乎公田以及乎吾之私可見民之親愛其上矣助法之行固有以養民之良心也民既有以自養則庠序學校之教可行焉三代之學曰校曰庠曰序名雖不同而所以為學則一庠言其養養其材也校言其教教以道也序言其射射考德也其所以學者何也明人倫也人之大倫天之所叙而人性所有也人惟不能明其理故不盡其

分以至於傷恩害義而淪胥其常性聖人有憂焉為之學以教之使之明夫君臣之有義父子之有親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求以盡其分而無失其性故人倫明於上而小民亦篤於孝愛親其君上而不可解此三代風化之所為美也後有王者起不取法於是而何求乎蓋三代之治實萬世王者之師也此中庸所謂王天下有三重焉之意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邦雖舊而天命之眷顧則新蓋德之流行有

以格於天心也然則滕國雖小所以新之者豈不在
文公乎惟力行王政斯可矣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其土地而界之經界不正井
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
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
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
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

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至哉井田之為法也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者其有大於井田矣乎井田之法以經土地為本經云者經理之使其分界明辨也

經界正則井地可均井地均則穀祿可平自公卿以至於士各有常祿自匹夫匹婦各有常產而鰥寡孤獨亦各有所養自五人為伍而伍之而兵可寓也自五家為比而比之而民可睦也鄉庠黨塾春誦夏絃而教化可行焉賢能可興焉為治有要如網舉而萬目張者其惟井田矣乎暴君汙吏其用之也無度故其取之也無極乃始慢其經界盖以經界之法明則無以肆其虐取之計不得不遂廢之也當孟子之時

其廢也蓋久矣滕文公慨然有意於治而使畢戰問及乎此宜孟子樂聞而深勉之也孟子欲以正經界為先蓋井田王政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一國之間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其大要在於分田制禄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禄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惟夫為君子者虐取而無制為小人者畔散而不屬此井田之法所以壊而周之所為末世也於是稽先王之制

而酌之使之坦然而易行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野謂郊外九一而助私其九而助其一也國中謂近郭之地使自賦使私其九而賦其一也二者皆什一也民受田百畝卿大夫各賦圭田五十畝民之有餘夫者又授之二十五畝此其謂公平均一輕重有倫者也民有常產則有恒心死徙不出其鄉鄉田同井其出入相友也守望相助也疾病相扶持也其所為親睦若此者蓋先王井田之制有以養其良

心故也方里為一井井九百畝八家受八百畝其中百畝則為公田八家各私其所受之百畝而同養公田先治公田而後及其私蓋其尊君愛上之心亦由是而生焉曰此所以别野人也言此為治野人之事也孟子既言其大畧矣而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蓋立制定法大綱既舉而其纎悉條理要使精密無餘憾而後可行也或曰人皆知商鞅相秦孝公廢井田開阡陌今以孟子之言攷之則井田之廢也

久矣葢孟子之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在暴君汙吏雖去其籍而猶不敢易其名也使其名存有王者起紬繹而求之庶可復也至商鞅乃始蕩然一泯其迹而開阡陌併與名亡之矣是鞅之罪可勝誅哉雖然秦以虐亡而漢繼之以高祖之英傑使有王佐之臣導之以正學當是時攷論王政而求復焉則其迹猶可尋也一失不返寥寥千有餘載先王之制幾與韶濩大武之音寂而不傳天下之法日趨於

弊間有善治終不滿人意是以先覺之士往往以復古為心然論者以為其廢也久則其復也難非惟人情事理有所不協而幅員之廣山川險夷之不侔槩以一法且將多所不可行然則是終不可復歟是斯民終無復見三代之盛歟嗟乎世有今古而理之所在不可易也有聖君賢相起焉本先王所以仁民者竭其心思揆以天道協於時義而損益之其公平均一之道蓋有可得而求者矣夫豈有世異而事殊膠

而不可行之患哉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㕓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以毳織之或曰草衣也）捆屨（捆猶叩椓也叩椓使屨堅也）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

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厲病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舍止也）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

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

許行之說初若淺近而乃盛行於時從之者數十人以滕文公之賢一入其語惑而不可解陳相師周公仲尼之道一旦盡棄其學以從之其所以能動人者果何故哉盖其人亦清苦高介之士遠慕古初而燭理不明見世有神農之說不知其為後世傳習之謬則從而祖述之以謂農者天下之本善為治者必使

斯民盡力於農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不當使民勞而已逸以為是乃以道治天下而非後世所及此其說若髙而有以惑於人者也樊遲請學稼微夫子救之蓋亦幾陷於此矣嗟乎帝王之道如長江大逵無往而不達者以其述天之理故耳異端之說如斷港荒蹊卒歸於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為故耳愚每讀至此章未嘗不為滕文公惜之夫文公一聞孟子性善之論而不忘於心聞喪紀之隆而知是誠在我

以至於問為國講井地而使遠方之人或執耒耜以願為之氓亦可謂賢君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說寂然無聞於後意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曰文公與之處則知文公蓋親而信之矣文公雖警省於孟子之論而初未有得於中也惟其未有得於中故他人得而移之原文公之惑許行蓋亦志於為治者惟其燭理不明而不自知其非也許行之論以謂賢者當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以有倉廩府庫為厲民以

自養孟子因陳相之論而明辨之非特以祛陳相之惑抑庶幾文公聞之而有以悟其失耳則問之以必種粟而後食乎則應之曰然問之以必織布而後衣乎猶有以遁也曰許子衣褐問之以冠乎曰冠問之以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又問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而其説固窮矣蓋許子豈但食粟而已乎其不可無衣冠明矣許子之衣冠獨不資諸人乎則又就其食粟而問之許子之粟亦必種而後可成炊而後

可食也則其種與炊之具又豈得不資諸人乎以粟易械器不為厲陶冶而以械器易粟者豈得為厲農夫乎蓋百工各以其事而通有無者天下之常也許子若但欲專以種粟為事則何不陶冶以自治其具使凡所以為粟者皆取足於已之家而用之而至於紛紛交易又何其煩與至此理之不可行者不復更可遷就故陳相但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而其情無所遁矣於是明義以喻之曰治天下獨可耕

且為與夫以百工之事猶不可耕且為則治天下之不可以耕且為亦明矣至此而許行之說將安所措乎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

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敷施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瀹亦疏治之也）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排而下之也）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勲曰勞之来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徳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恵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

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舌聲如鴃鴃博勞也非先王之道

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膺當而卻之也）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蓰五倍也）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

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於是又從而推明之大人者治其大人之事於上而小民者則共其小民之事於下在上者勞心以治人而在下者聽治於人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則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為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許行之說則昧夫理之所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暱私情以害正體卒歸於不可

行且以一人之身固資於百工之所為而必欲一一以為之則是驅天下於一路而已其可行哉於是舉堯舜之事以見帝王之治天下者蓋如此洪水之為患自上古以來民巢居穴處至堯之時猶未可平也堯既居治人之任故獨以是為憂憂之如何舉舜以治之而已舜與堯同其憂則舉益以治山澤舉禹以治水舉稷以播種而已逮夫禽獸逃匿中國可耕五穀熟而人賴以養則堯舜之所以憂民者庶幾可以

少寛矣而未艾也盖以謂天降衷於民而人之有道所以異乎庶物者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也方洪水未平禽獸未遠粒食未播斯民方皇皇然昏墊憔悴以圖其生固有不暇議者今斯民既得以飽食煖衣而逸居於此時而不有以教則安於欲而不知義是將與禽獸奚以遠聖人賛天地之化育者也其忍坐視斯民失其常性以為庶物之歸哉宜以為深憂也憂之如何舉契

以教之而已於父子則有親於君臣則有義於夫婦則有别於長幼則有序於朋友則有信此理本具於民之性非契有以與之契獨開導之使自得其所有者而已故堯之言曰勞之来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勞来言撫循之也匡直言正救之也輔翼言扶持之也所以勞来匡直輔翼之者曲盡其道至其自得之則繫乎民焉則又於其間舉其有德者以為之表凡此皆聖人吉凶與民同患

至誠無息天之道也故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蓋以未得其人則民有未被吾之澤故爾前稱禹益稷契而此獨言禹臯陶者龜山楊氏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禹總百揆而臯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命臯陶以蠻夷猾夏是其責也臯陶雖不可無禹而禹不可以無臯陶故傳位之際禹獨推之而子夏亦謂舜選衆而舉臯陶也夫聖人為天下計蓋如此豈比

農夫但為百畝之慮邪則為之推明大小之分以為分之以財謂之惠可耳至於教人以善則宏矣以人皆可以為善以善告之故謂之忠至於為天下得人則足以成天地生物之功如是而後可以當仁之名也以天下與人比夫為天下得人則猶為易何也蓋堯舜未嘗有居天下之意也以天下與人於堯舜何有哉而其所以為難者所付未得其人則非天意耳故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也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者謂堯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法則於天是以民無能名也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謂舜誠兆民之主也有天下而已不與焉故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玩孟子所言則堯舜之用心者可知矣以是觀之則夫許行之私意小惠真井蛙夏蟲之見耳既闢許行之說則又從而救陳相學之之失蓋諸夏者聖帝明王之道中正和平禮義之所宗

也夷狄者背禮而棄義者也春秋之法以諸夏而由夷狄之為則夷狄之以夷狄而知禮義之慕則進之俾萬世為治論學者兢兢焉率循其則以自免於夷狄禽獸之歸也若夫異端之說溺於所偏以賊夫禮義之正則是淪於夷而不自知者也孟子論許行目之為鴃舌之類至舉周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之語而不以為過者為是故也夫許行自楚之滕則固楚人也而陳良亦楚産也孟子於許行則以為戎狄而

夷之於陳良則以為豪傑之士然則孟子之夷其人豈以土地乎哉以陳良所學者周公仲尼之道而許行之說入於夷狄之歸故也以孟子之言觀之若陳良者雖未知其所得於聖道何如要其篤信不回能自拔於流俗風靡之中者陳相不能守陳良之學而自變於夷狄故謂之不善變然則陳相雖學乎陳良未有以得乎良也使相而果有所見則謂水必寒火必熱孰得而變之哉故舉孔子之門人以告之孔子

沒門人執其喪者三年比及其去相嚮而哭至於失聲此豈可强爲乎是必有不可解於心者矣門人既歸而子貢獨留築室於塲又三年然後歸此復何爲乎是必有所從事者而非他人所得而與者矣子夏子游子張蓋亦聖門之高弟而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蓋有若在聖門年最髙長亦德成行尊者曰似孔子者其氣象有似乎聖人也曾子獨不可者曾子有見於聖人卓然不可及者故也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言夫子之道其為不可幾
及如是之明且著蓋其所得者深也今陳相乃輕背
陳良之學以胥為夷下喬木而入幽谷舍高明而趨
卑闇是未嘗有得於良也明矣陳相聞斯言猶未之
省也率言許行之說以謂使其說行其效可使天下
反於淳朴凡天下之物皆可齊也嗟乎豈有是理哉
有天地則有萬物其巨細多寡高下美惡之不齊乃
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加

損於其間哉若强欲齊之私意横生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强欲以理齊之猶為賊夫道況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之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兩言也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説并可坐見其偏矣故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强使巨者細多者寡高者下美者惡豈非相率而為偽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嘬共食之也其顙有泚其額汗出泚泚然也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虆梩盛土之器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悵然也為間曰命之矣

仁莫大於愛親其達之天下皆是心所推也故其等差輕重莫不有别焉此仁義之道相為用者也若夫愛無差等則是無義也無義則亦害夫仁之體矣以失其所以為本之一者故也故孟子於墨氏之説所以深闢之而發二本之論於此章夷子欲見孟子孟子以病辭而夷子不来他日又欲求見孟子初無拒之之意也然夷子既欲見則當亟来耳而徒使徐子往来於其間是夷子欲見之意蓋遲疑也孟子以為

不直則道不見故示其端使徐子言之獨舉其治喪者誰獨無父母之心哉故於此至親至切處感發之也謂墨家治喪以薄欲以易天下之俗是貴夫薄也若使夷子而厚葬其親則以其所賤事親矣其必不然夷子聞斯言蓋難荅也故獨攻儒者之道以為儒者謂若保赤子若云者則視他人與已子固有殊矣以已所見則初無等差特施由親始言自近者始耳孟子固已洞見其邪説之所在以謂夷子之意亦有

所取而云然其所取者謂夫赤子匍匐將入井方是時人之救之不分於兄之子與鄰之子也蓋赤子無罪而就死地故雖他人之子人之見之者亦必惻隱而亟救之乃獨舉其重者而遂謂其愛與兄之子等不亦惑乎然雖欲強同之亦固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故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凡天生物莫非一本蓋自父母而推之等差由是而著焉所謂一本也若愛他人與其親等則是本有二矣於是為

之言古人葬其親之道蓋上世雖未有棺槨之制而人心之不忍乎其親者固已具矣故見其委溝壑而為蟲獸食也則其痛愧之情泚然發見於顙有不可自已者睨而弗視非弗視也不忍視也曰夫泚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言無所為而其泚自見此發於良心而達於面目不可以沒者也孟子每於節會之處必提其綱以告人類如此惟其泚之不可以已也故從而掩之其掩之誠是也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

椁之度亦本諸人心而已本諸人心而爲之節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其道蓋如此是蓋使知一本之所在也夷子雖溺於邪説然其秉彝不容遂殄聞孟子斯言憮然莫知所對而曰命之矣猶曰孟子有以命我矣而其陷溺之深終無以自拔異説之溺人可不畏哉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汝乘謂王良良

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横揜之也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孟子非不欲道之行而不見諸侯者正以不如是則為枉其道而無以行故也陳代不知此比之枉尺而直尋意謂枉已之事小而王霸之業則大故也此蓋

自春秋以来一時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也孟子首舉虞人終舉王良之事以告之意義可謂備矣招虞人當以皮冠而景公招之以旌虞人守其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夫使虞人而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為見利而忘其義矣然自常人觀之則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

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夫非其招猶不可往而況於不待其招而往者乎謂枉尺而欲以直尋者以利言也既以利言則何所不可將枉尋而直尺亦可為矣則又舉王良之事以明之古者射與御相須而成故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不失其馳謂御之者以其度也舍矢如破謂射者由其度而中節也今王良之御嬖奚也為之範則不能由之而中為

之詭遇則有獲焉此王良之所羞也故以為不貫與小人乘而辭焉詭遇之獲御者且羞之借使所獲如丘陵亦將不就而況於君子而肯枉道以覬其得乎故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夫君子之所以能直人者為其已之直也已先枉矣如直人何嗟乎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惟居敬者為能審其幾微不然鮮不失矣曰比而獲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公孫衍張儀持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

其言足以擺闔搖撼而遂以為大丈夫其説固為陋矣而孟子以行與儀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彌違為義不當徇其欲也行與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為以進其説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乎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惟君子為

能反躬而求之故豁然大同物我無蔽所謂居廣居也視聽言動必以其理所謂立正位也簡易平直行所無事所謂行大道也得志與民由之與之共由乎此也不得志獨行其道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行於已也富貴不能淫不能淫此也貧賤不能移不能移此也威武不能屈不能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然則景春之見豈不陋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

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
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
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周霄蓋有疑於孟子見其歷聘於諸侯而不倦疑其
欲仕也而未嘗有所就焉則又疑若不欲仕者故從
而問焉孟子以為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孔子三

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皇皇云者求而不得之意古者臣執質以見君士之出疆必載其質以行是亦未嘗忘夫見君也而公明儀又以為古之人三月無君則朋友弔焉以是三者觀之則古之人豈不欲仕乎周霄疑三月無君而弔為急孟子則以為士之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家諸侯之失國家則無以祭士之失位無田以為粢盛而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備焉則亦無以祭也是則可弔矣蓋古人於祭祀為甚重諸侯必

親率耕夫人必親蠶為士者亦必躬治其田備其牲殺器皿衣服以事其祖考所以自盡者如此故也周霄又以出疆載質為疑孟子以士之載質比之農夫之載耒耜蓋其所當然者亦猶飲食衣服之不可闕於身也周霄復疑仕如此甚急而何君子之難於仕孟子謂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者固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禮行而後可不然謂室家為急棄禮而不卹其可

乎士之欲仕亦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守道以待時可進而後進也若謂仕為急而不由其道以求之則與兒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雖然非獨此也凡一飲食一語默一動靜之際皆當以是體之茍惟見利而忘其義皆鑽穴隙之心也雖然在已者學未成則欲仕其可乎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悅之茍惟所學未至不勝其私假借聖賢之言而欲以輕試是亦鑽穴隙之心而已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周禮木工七梓匠輪輿其四也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

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毁瓦畫墁畫壁墁也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當戰國之時以身任道其歷聘諸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夫豈尊己而自大乎哉亦時義所當然有不得而避也彭更之徒疑傳食以為泰是以世俗利害貴賤之見觀聖賢也孟子之所以告之者蓋

常道耳夫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所謂其道者天理之所安也故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之心即舜禹受天下之心也而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之心即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心也皆以其道故也以為士無事而食不可觀吏之意亦許行之類與孟子又從而曉之以為使子而不通功易事則農之餘粟女之餘布無所用之而人之飢寒者亦

多矣此固不可行也子而通功易事則梓匠輪輿固得以其技而食於子矣今有賢者而反不得食於子是子以梓匠輪輿為有用而尊之以仁義者為無用而輕之也其辭曰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玩斯四言也則若人也其為躬行仁義可知矣更則以為梓匠輪輿志本在於求食故食之而君子之為道志非為食也孟子以為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在為國者則當食之也如更之言則是食志

而不食功毁瓦畫墁而志以求食則亦將食之矣更至此而其説窮焉夫王者之禄夫人也為有以頼其用而可禄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禄之哉如以其志則是率天下而利也觀孟子所以告之者反復曲折辭氣不迫而亦不厭焉亦可窺夫所養之至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

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

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来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茍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萬章之問意者宋之君臣見孟子談王政而以為迂

闊遲久之事懼王政之利未見而齊楚之禍立至故以為疑也嗟乎為是說者是未知王政之所以為王政者也故孟子引湯武之事以告之夫葛伯放而不祀而湯使人問之為其無犧牲也則饋之牛羊又不以祀而又問之為其無粢盛也則使亳衆為之耕夫湯奚為勤勤於葛伯若是哉蓋成湯以天下為已憂者也葛伯之與吾鄰而曠不祀其先湯之所懼也故使問之至於使亳衆為之耕夫而葛伯殺餉饋之童

子則其咈天心而縱人欲也甚矣故湯爲殺是童子也而征之然桀在上而湯專征可乎蓋湯於是時當方伯連率之任諸侯有罪者固得以糾察奉桀之命而征之若文武之於商爲西伯然也四海之内皆知湯非有富天下之心特爲匹夫匹婦復讎耳是以畢起而應之周武之事亦何以異此有攸不爲臣東征言有不臣於商者武王則以紂之命征之也非有他也綏厥士女而已故國人執玄黃之篚願見周王莫

不臣附而無二心夫其君子實玄黄以迎君子而小人則持食漿以迎其小人所以樂從如此者以武王之心在於救民之急而除其害故也曰于湯有光云者言其相發揮云爾以是二君觀之則行王政者天下方將傾慕愛戴而恨其征伐之不早又何强大之足畏哉嗟乎後之人君其無以王政為迂闊而不務其無以敵人之强大為可畏深味孟氏之言以究湯武之心則其綱領可知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咻讙也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莊嶽齊之名也通備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人君莫重於所與處蓋上智賢明之君小人自不可得而邇其所與處者固無非天下之賢也若天資降於此不幸而小人在旁薫染積習而與之胥變者多矣試攷方冊所載亡國敗家之主固有天資甚不美者矣然而其間亦豈無庶幾者乎惟其處於衆小人之間淪胥以亡者亦多矣是以善論治者必本於人君之身而善救正其君者必欲多引善類與之共處蓋望其薫陶漸染有以變革之也雖然君子難親而

小人易狎不幸衆君子之間而置一小人則或足以敗類使一君子而遇衆小人則其決不能以自立也必矣愚讀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之語未嘗不太息也夫長幼卑尊皆衆楚之咻也而望一居州欲以變王之質豈不難哉非惟力不能勝居州有言於前而衆人尼之於後居州且將不能以自立而況敢望有益於王身乎然則為戴不勝者將如何引一薛居州未足道也必廣引居州之類庶幾君子之道長而可

望於王之感悟也雖然薛居州善士也盖可以輔成君德耳若曰格君之事則非居州之任也有孟子者而戴不勝獨不能知之乎使孟子之説行則君心可格羣賢畢集而衆楚之咻當如晛之消矣然其遇不遇則天也不勝亦豈得而為之哉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栁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

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公孫丑意孟子之不見諸侯必有義存焉孟子以為古者不為臣不見是其義也為臣謂委質事之也若君臣之分未定諸侯尊德樂義則固當就見之蓋欲

見之意當在彼故也至於段干木踰垣而避泄柳閉門而不內則為已甚蓋繆公屈已就見所謂迫而欲見也其能聽用與否雖未可知然既以是心至則可以見矣於可以見而不見則亦為非義矣至於孔子則可謂處之盡其道者陽貨欲使孔子見而知孔子之不可屈惡夫無名也禮大夫有賜於士對使者拜而受賜不得拜使者則往拜於門孔子士也貨大夫也貨饋孔子豚而矙其亡者欲使之不得拜使者而

必將過我也孔子往拜而亦矙其亡何也既先饋孔子以豚在禮當往拜則烏得而不往然貨之意非誠篤也故往拜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於此一事亦可以窺聖人一言一動之間處之至精者矣孟子之意以為己所師慕則孔子也曾子謂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者言脅肩諂笑之勞甚於盛夏之灌畦者也夫脅肩諂笑强為此以求悦於人試循思其所萌其趣味之迂回艱窘葢亦甚矣自君子觀之見其甚勞而小人

安行之而不顧也知脅肩諂笑之病于夏畦則亦可以知良心所發之易直者矣子路謂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夫中心未同而强與之言雖言也而愧見於色赧赧然其為自欺蓋有不可得而掩者矣以曾子子路之言觀之則君子之所養為可知矣蓋有一毫不慊於中君子不由也若於所不當見而見焉則是勉强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孰謂君子而為之乎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戴盈之之說蓋亦知什一之法與夫關市無征之為善政而暴斂苛征之為非也雖未能遽復古制然請輕之以待來年在春秋之時不庸愈乎而孟子何拒之嚴也蓋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

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從義也惟恐弗及蓋其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自拔而日新故也令盈之既知暴斂苛征之為非而先王之制在所當法則宜一日不敢安於其所非顧乃欲輕之以待來年是為私意之所牽繫而不能果也若是者終不能舍其舊而圖新歸於悠悠而已矣故孟子舉攘雞之喻以告之夫月攘一雞論其疏數雖愈於日攘者然其為攘之則一也曰如知其

為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辭氣凛乎其嚴蓋所以破其牽繫之私也噫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汩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治國所謂知仁勇之三德闕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説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

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説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

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之時楊墨之説盛行時人未知其害也孟子獨以為懼力排而深罪之當時未知孟子之心則以為好辯而已孟子荅公都子之問首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辭意不廹而意則深矣夫其所以不得而已者天理之不可已者也故夫禹之抑洪水周公之

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之作春秋皆其不可已而不已者也葢聖人成天地之化而立人極者也使古無聖人者出則人之類淪胥而滅絶也久矣故孟子歴舉三聖人之事以見其不可以已者自生民以来治亂迭居方洪水之為患下民昬墊甚矣堯命禹以治之禹以是為已任乃導水而除其害使民得平土而居之此在禹之不可得而已者也堯舜既沒之後聖道衰微暴君相繼而作不惟民之卹惟已之逸欲是崇

使民無以為安息衣食邪説暴行乘間而起沛澤益盛而禽獸多蓋人者天地之正氣而異類其繁氣也正氣悴則繁氣盛消長之理然也至於紂之時亂莫甚矣周公出而佐武王以是為己任討紂伐奄誅其君戮其臣滅國五十驅異類而遠之此在周公之不可得而已者也故書稱文王之謨武王之烈以為啓佑後人咸以正無缺文武之所以垂於後世者蓋無非天下之正理也迨周之末世王道復微邪説暴行

復作夫所謂邪説暴行者其端豪釐之差耳而其流禍不可勝言甚至於子弒父臣弒君皆邪説暴行之所致也孔子以是為懼而不得時位以拯斯民則春秋之作其可已乎春秋明天理遏人欲以示萬世有國家者之大法故曰天子之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知之則以為聖人繼天心而立人極有不可以已者不知則以為專斷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或云僭矣徼禹則洪水之禍被於

四海微周公則戎狄之禍徧於中華微吾夫子則三綱不明五常不敘天下貿貿然日趨於異類之歸矣三聖人之心一也孟子之時去夫子之世為未遠而楊墨者出唱其為我兼愛之說以亂仁義之實孟子以為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夫為我兼愛特其見之偏耳而比之遽及於禽獸者何哉蓋為我則自私自私則賊義而君臣之分遂可廢也兼愛則無本無本則害仁而父

子之親遂可夷也人之異乎庶物以其有君臣父子也無父無君則與禽獸有異乎哉公明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不恤百姓之餓莩為率獸而食人孟子則以為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陷民之良心而充塞仁義之途仁義充塞則將至於率獸而食人不獨禽獸食人人而無相與親愛之道則且將至於相食矣蓋其理必至此也閑先聖之道閑云者立之防閑也距楊墨放淫辭使人心正而邪

說不得而干之所謂閑也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兼夷狄云者用夏變夷之意也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偽畢見而討絶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遁其迹故也孟子之所以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者所以承三聖人之心也故復終之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以為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蓋學者一毫入於楊墨之歸則終

身不能以自拔必也卓然自立誓不少屑焉則庶乎其可以自進於聖門矣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大指也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

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鵞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鵞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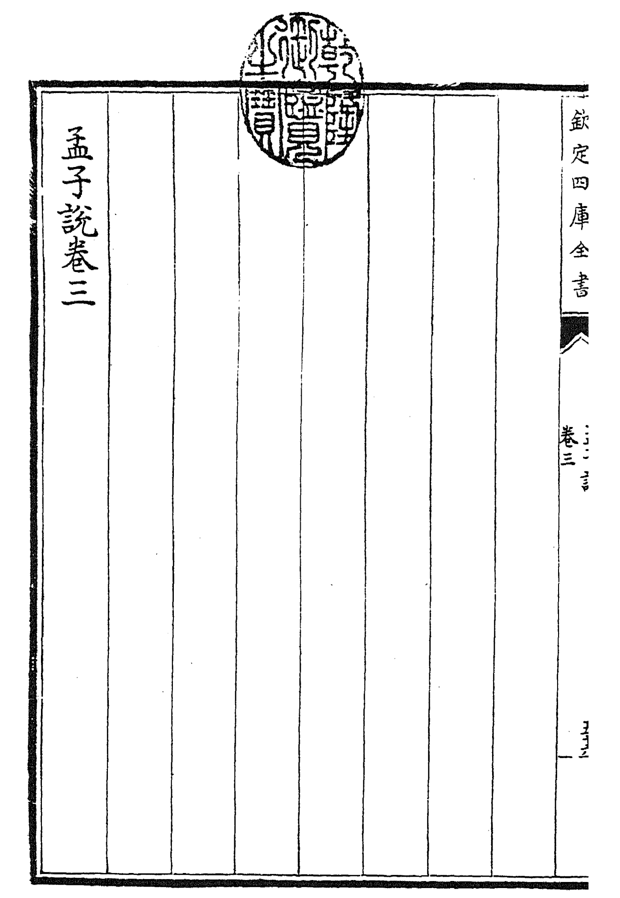
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於陵仲子於其所當享有所不安引而避之而其窮至於無以食而食井上之螬李在當時或稱其廉謂其能不以一介取諸人也曾不知伊尹之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以非其義非其道之故耳若於其所當居而不居則反害於道義矣故孟子極其病之所在而攻之以為仲子於齊國之士號為賢於他人者猶巨擘之於衆指也然而烏得謂之廉哉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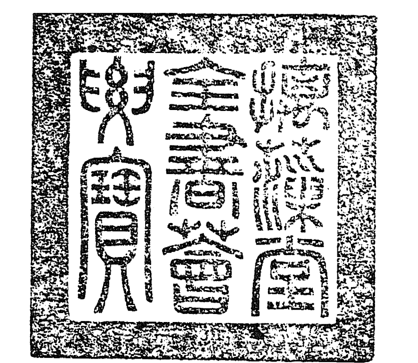
充其所操必如蚓之為而後慊於其心耳仲子未能所居之不以室而所食之不以粟也以仲子之所自處者言之盍亦待伯夷之室而後居伯夷之粟而後食歟使其或出於盜跖之為之也則仲子其可安乎此言充仲子之操其不可行必若是而後已也匡章以為仲子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為可安也孟子因其言而摭其不能充類之實以告之曰夫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孟子之意以為仲子之家在

齊不為不光顯矣仲子苟以為不當虛享其祿食則當與其兄共思社稷之計光輔其主治其國家保其民人則齊國有無窮之業而仲子之家亦有無窮之聞斯為稱焉耳今乃昧正大之見為狹陋之思以食粟受鵞為不義而不知避兄離母之為非徒欲潔身以為清而不知廢大倫之為惡小廉妨大德私意害公義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其妻兄之居為愈於於陵乎惟其私意所萌亂夫倫類至此

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其清苦高介而取之而不知原其所萌若是其差殊也嗟乎世之貪冒苟得肆而為惡者多矣而孟子於仲子之徒獨闢之之深者蓋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為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孟子反復闢之蓋有以也



孟子說卷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分校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李駰